



天舞

[青梅]

杜若 著

the legend of Cinderella



圆 华文出版社



Acquisitions Editor 策划: 记忆坊图书 Memory House
Managing Editor 责任编辑: 李庆 Li Qing
沈含颖 Wendy Shen
Managing Corrector 责任校对: 吴素莲 Wu Sulian
Cover Painter 封面绘图: 欧式 Ou Shi
Cover Designer 装帧设计: 熊球 Design Studio
Rye80rye@hotmail.com



ISBN 7-5075-1687-3/1 · 404
定价: 22.00元



天舞
[青梅]
The Legend Of
Cinderella
杜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舞·青梅/杜若著. —北京:华文出版社,2004.7

ISBN 7-5075-1687-3

I. 天… II. 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1081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网络实名: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hwbs@263.net

电话:总编室 63370164 责任编辑 63310936

发行部 63370169 63370165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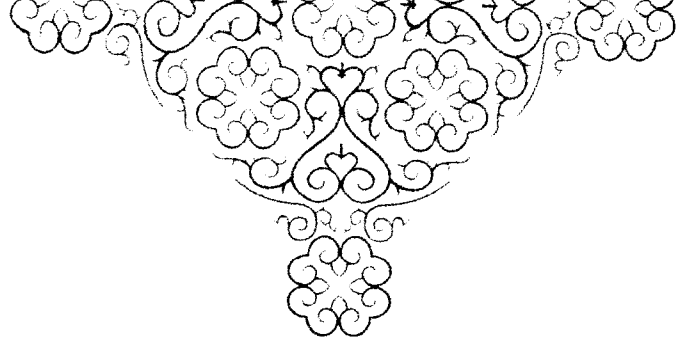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1.5

2006 年 1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*

定价:22.00 元



偌大一座帝都，容得下所有人的野心或雄心，
却是这般的狭小，竟不能让人放开心怀爱恨一回……

洛水河自白於山出，绵延千里，过孟州，申州，鹿州，一路向东而入渭水。只在申州边界略往南折了一段，堪堪从帝都城边淌过。

河南的一条官道，从帝都城出直通到河边，往西便是申州地界，往北则是水路，要坐船了。于是那里建了一座亭子，叫做“折柳亭”，专门供官绅名士，往来相送。

一早青梅端着衣服到河边来，看见折柳亭里又有人在送迎。旁边停着两架马车。其中一架上插着面小旗，绣着黑底金纹的一只凤鸟，看起来很是惹眼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然而那时候，帝都但凡有些体面的人家都喜欢在袍服车轿上装饰此类图纹，所以青梅也没有多想，顾自把杵衣棒抡起来，在青条石板上“梆梆梆”地敲打着衣服。

一时又有些发愁，心里计算着，家里的几件活计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够钱把前三个月的房租补上？转念间记起欠乡保林



贵的债，也不知道什么年月才能还上。想起林贵和他手下的脸，竟禁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正想着，就见儿子小襁一路叫着“娘、娘”蹦着跳着跑过来。

“娘，娘你看，我找着什么啦？”

小手摊开，原来是两颗紫红的野草莓。

“噢，真好。来，娘给你洗洗干净再吃。”便把草莓在水里洗了洗，又抬起衣袖擦了擦孩子额角的一点汗，“小襁乖，自个在边上玩会，等娘洗完了衣服，回去给你蒸豆饼吃，好不？”

“好。”

孩子答应一声，又一蹦一跳地跑开了。

青梅看着他好一会，才回过头又拿起杵衣棒。敲了几下，忍不住在心里难过，那孩子身上穿的衣服眼见又短了一截，可是家里这境况，如何能给他做新衣服？真不知道当初留他在身边是对是错。难过了一会，开始盘算自己还有哪件衣服能拿出来再改改的，想了半天，竟想不出来。

“唉。”忽然抬头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，“不如答应张家算了。”

这么一想，昨天孙婆子那张满是褶子的马脸仿佛又出现在眼前：“我说阮家姑娘啊，张家老二虽然长得差点，可人家说了，只要你点头，彩礼，这个数——”

伸出两个手指头一晃：“二十两。阮家姑娘，你自想想，谁家还能给这么多？”

孙婆子便又说：“我老婆子也知道，你阮家姑娘见过世面，只怕瞧不上张家杀猪的出身。可是你看看你在这日子……”说着往四下里看看，摇摇头，便不言语。

青梅微微苦笑。

不用人提醒，她也知道自己的生活不好过。然而她是苦惯



了的人，其实也不大在意。她亲娘生下她就死了，四岁的时候她爹又娶了亲。后娘起先还好，可是后来生了她弟弟，冷言冷语也就免不了，又嫌她爹没本事，家里太穷，有时候就把气出在她身上。

八岁那年夏天，她爹抱着一堆茅草上屋顶补漏，不想竟踩空了，一头栽了下来……

等她爹断了七，她后娘就来跟她商量：“青梅啊，以前家里虽然穷，可是有你爹在，这日子总有的过。如今你爹他去了，以后咱们娘几个这日子可怎么……”

她呆呆地听着，不说话。

她后娘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，犹豫了一会，说：“青梅，我娘叫我兄弟来接我回去住，我想来想去，也只能回去了。可是我回去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她咬咬牙，还是不说话。

她后娘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恨我，可是你替我想想，我能怎么办呢？”说着自己也难过上来，拿块布巾擦着眼睛。过了一会，又试探着问：“我昨天听林家大娘说，城里有个戚老爷，家里缺使唤丫头，你看……”

她依然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

她后娘等了一会，见她不答应，就说：“好好地谁愿意去做丫头。要不，咱们还是再想别的办法吧。”说着又叹气。

青梅这时候忽然抬起头，说了句：“我去。”

她后娘有些吃惊：“青梅，你可要想好了呀。给人家做丫头，那是去伺候人，就算有吃有穿，也比不上家里……”

青梅打断她，很肯定地说：“我去。”

第二天，青梅便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，做了戚家的丫鬟。临行之时，她后娘要她把卖身银子带在身上，她不肯，她后娘便接着她哭了半天，又叮嘱了很多“万事小心”之类的话。她静



静地听着，仿佛无动于衷。

可是等上了戚家派来接人的骡车，眼泪却像是开了闸，止不住地往下掉，一直掉了一路。

她心里明白，她后娘其实也不是坏人。想来想去，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命。

所幸到了戚家便听说，主母为人很和善，对下人甚好。于是青梅在戚家一呆就是九年。戚家老爷那时任的是吏部督辅司正，是个不大不小的官。孙婆子说青梅是“见过世面的”，便指的是她在戚家这段日子。

可惜这样的日子也没能够长久。

青梅记得那是帝懋四十四年春末的事情。那天早上她照例在夫人房里伺候梳洗，忽然听见前院闹哄哄的。不大一会，丫鬟红绣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，几乎连话也说不清楚：“夫，夫人，不好了。老爷，老爷他，他他……”

戚夫人一听，心里明白是老爷出了事，不禁也露出着急的神色。

红绣喘过气来，才接着说：“刚才来了一队禁军，说是奉了理法司之命，将老爷带走了。”

戚夫人“腾”地站起来，脸上血色全无，连嘴唇也微微打着哆嗦。青梅悄悄把手里水盆放在一边，只怕夫人撑不住跌倒，好扶住她。

然而过了一会，戚夫人又慢慢坐了下来，神情镇定地吩咐红绣：“再到前面去问问，老爷是为了什么被带走的。”

红绣去了又回来，没问出来，说是谁都不知道。

戚夫人皱着眉，说：“理法司也不能随便抓人，总得有个缘故吧？”想了一会，扬起脸来吩咐：“给我备车，我要到叔老爷府上去。”

原来戚家老爷有个兄弟正是在理法司任职，这时候问他打



听消息自然最好。青梅看着夫人，暗暗有些佩服，心想平时看着夫人只是个慈眉善目的妇人，没想到真的遇上事情竟然如此沉得住气。

然而她们到了戚老爷兄弟的府上才知道，他们家老爷也被抓走了。戚夫人便问弟妇：“那你知不知道，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被抓走了呢？”

“嫂子原来还不知道？金王，”弟妇迟疑了一下，向四下看看，才说，“金王倒了。”

“噢。”戚夫人露出恍然的神情，然而脸色也变得更苍白，“怪不得。”

弟妇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咱们戚家是金王提拔起来的，说和金王没有渊源都没人信。如今天下是他的——”手一指旁边一盆开得雪白的牡丹：“听说这个人手段厉害呀，只怕老爷他们……嫂子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戚夫人沉默了许久，方淡淡地说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咱们，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”

回到自己府上，戚夫人便把全府的丫鬟都叫过来说：“你们也知道了，老爷出了事，能不能保得住我也说不上来。我不想连累你们，这里有你们的卖身契，你们都拿去。每人到账房支十两银子，你们各自回家去吧。”

丫鬟们听了，登时哭成一片，有舍不得的，也有心里偷偷高兴的。哭了一阵，也就慢慢地散去了。

只有青梅没有走。戚夫人问她：“你怎么不走呢？”

青梅跪下来，哭着说：“青梅不走，青梅陪着夫人。”

戚夫人叹息着说：“傻孩子，我已经过了大半辈子，经的看的多了，无所谓了。可是你还年轻，我怎么能让你埋进这里呢？回家去吧。”

青梅说：“青梅没有家了，回去了也没地方，就让青梅留下



来陪夫人吧。”

戚夫人怔了怔，凝视她良久，叹口气说：“好孩子，你还是先回到你乡里去。如果老爷保住了，那你就再回来。”说着，自己也心里一酸，落下泪来。

青梅也哭：“夫人……”

戚夫人撑不住，一把搂过青梅，主仆两个抱在一起，哭成了一团。

结果，最后青梅还是回到了乡间。

虽然过了九年，但是乡里变化并不大，乡邻还是那些乡邻。他们看见青梅回来，都很高兴，他们觉得青梅是在宦人家见了世面回来的，便常常向她问这问那的。青梅有的时候说几句，有的时候就笑笑不答。

后来青梅就在村子附近一间尼姑庵里替尼姑们洗洗衣服，有时候也帮人做针线，赚点钱度日。再后来收养了小襖。

想得正出神，听见孙婆子说：“我说阮家姑娘，张家的条件你还犹豫什么？再者，你看这村里像你这样的姑娘哪个不已经有儿有女了？啊对，你也有个儿子了。”说着把眼睛一歪，做出很不屑的神情来。

青梅不由脸色一变。

青梅自从收养小襖，起先没有什么。后来有人提亲，都不愿意她拖着孩子，结果都不成功，她也不以为意。谁想这么一来，渐渐就有种谣言，说小襖是青梅与人私生的野种，甚至还有人传说，青梅就是因为生了这孩子而被戚家赶出来的。她虽然自知清白，心里也不免气恼。

孙婆子自觉说得过分，便讪讪地把话拉回来：“阮家姑娘，你可别多想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就是说呢，既然张家也愿意要小襖，那不是最好吗？”

这句话却是说得青梅心里一动，叫她觉得这桩婚事还有可



取的余地。然而待要点头，却总是点不下去。

“唉，”青梅使劲敲打着衣服，心里想着，“不如就答应张家老二算了。起码，不用成天担心着欠人家的债……”

然而，虽然翻来覆去地想，决心却怎么也下不了。

“哟，阮姑娘，原来在这里躲着呢，叫爷们好找啊。”

冷不防有人在背后说话，声音阴阳怪气。

眼前是个白胖的中年男人，一脸的坏笑，身边六七个庄丁打扮的。青梅认得，正是乡保林贵的管家林海。自从前年小襁生了场重病，青梅不得已向林家借了几两银子，一直都没能还上。利滚利到现在已经翻了两番，林海十天半月便要带人来催缴一番。

青梅见是他，心里登时七上八下。然而别无他法，只得福了一福，低声招呼：“林管家。”

林海也不言语，只笑嘻嘻地上下打量着青梅。青梅心里发毛，便说：“林管家，我家里的情形你也知道，如今实在是还不出钱来……”

“哎哎哎。阮姑娘，怎么一见我老林就准知道我是来跟你要债的？”

青梅愣了愣：“那……”

林海咯咯一笑，拿眼睛一扫身边的人，那些人便也嘿嘿地怪笑起来。他将身子朝青梅凑了凑，说：“我是来给阮姑娘道喜的。”

“喜？什么喜？”

“我们老爷说了，阮姑娘欠的银子不要了，一笔勾销。这不是喜事吗？”

青梅不笨，知道他话里还有话，心里更慌：“那，林老爷想



要什么？”

“好。阮姑娘真是聪明人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们老爷说了，家里针线上正缺人，要阮姑娘过去做几天针线。”

这话任谁都明白，“针线”是假，别有居心是真。青梅脸色煞白，呆了好一会，才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，我手笨，怕做的活不合林老爷的心意。”

林海邪笑几声：“这附近谁不知道阮姑娘的针线手艺？要是阮姑娘手笨，那就没有手巧的人了。阮姑娘，别推了，跟我们回去吧——”说着，伸手便去拉青梅。

青梅心里一急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硬生生把林海的手给推了开去：“林管家，林老爷要是真要我做针线，拿过来做也是一样，有多少我都做。”

林海当着手下被青梅推开，登时变了脸色：“我说你这娘们还真不识抬举。今天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，都得跟我们回去！”

青梅看林海翻了脸，反而镇定下来。她知道眼前的事情不能善了，索性横了心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凛然说：“林管家，你要是逼我，我往后再一跳，咱们一了百了！”

林海脸色微变。洛水虽然平缓，然而河水极深。如果青梅跳了下去，只怕真的是一了百了。然而他心里虽然有些发虚，嘴上却不肯松口：“好，你狠。你跳吧，跳了你的尸首我也得拿回去给老爷发落。”

“这话真没道理。她该你多少银子，就能把一条命都卖给你？”

忽然间旁边有人插话，青梅和林海诸人都是一愣。回头去看，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围过来五六个人，为首一个年轻男子，也不过二十六七的年纪，负手而立，正看着这边。青梅见旁边停着马车，上插玄色凤鸟的小旗，知道这些人就是刚刚折柳亭



里那些人。

林海上下打量那年轻男子。见他眉目清秀，一身天青的袍服，腰间的锦带上也绣着凤鸟的图纹，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看他气定神闲的那份从容气度，林海又觉得心里没底。便试探着问：“这位公子面生，不知道是……”

年轻男子微微一笑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不过是送个朋友从这里过。看这姑娘可怜，所以忍不住出来说句话。”

林海见他这么说，立时又硬气起来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们也没有逼她。她欠了我们老爷的银子还不上，我们老爷叫她去做几天针线抵债，这，也不能说过分吧？”

这话说得圆满，虽然明知道有假，那年轻男子一时却也无从反驳。沉吟了片刻，便问青梅：“你欠他们多少银子？”

青梅瞥了林海一眼，低声说：“六两八钱。”

“八两。”林海大声打断，“六两那是两个月前的事情，这个月已经是八两了。”

那人微微点头，朝旁边看了一眼，便立刻有侍从模样的人捧上一封银子。他接在手里拈了一拈，说：“这里是五十两，总该够了吧？”

林海脸色一变，冷笑几声：“你倒是够大方。可惜，这银子半年前就该还了，如今我们老爷有话，只要人，不要银子。”

那人一晒：“好。好一个要人不要银子。既然是你们老爷说的，那你去叫他来，我跟他谈。”

林海“哈哈”干笑两声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老爷是什么人？你算哪根葱哪棵蒜，也想见我们家老爷？”

那人淡淡地说：“我不是葱也不是蒜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老爷是什么人。我只知道，我想见他，他就得来见我。”

这话语气虽平，却含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，林海被唬得一愣，忍不住又瞟了他几眼。然而他毕竟是横惯了的，又正被挑





得火起，当下梗着脖子道：“你别看我们老爷才是个乡保……”

“哦？”那人忽然眉毛一挑，露出一种孩子气的笑容来，“原来你们老爷才是个乡保。”

林海“腾”地涨红了脸，猛然提高了嗓门：“那是我们老爷图清闲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姑奶奶是栗王爷的奶娘，连栗王都给三分面子，等闲的督抚想见我们老爷还没那么容易呢！”

那人一愣，似乎也觉得意外，慢慢地敛起笑容。

林海咯咯笑道：“如何？知道厉害了吧？早跟你说了……”

他得意洋洋地还要往下说，那人忽然从腰间解下一样物件，扔了过去：“你把这个拿去。”

林海一怔，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块玉佩。上好的绿玉，通体晶莹，只中间隐隐有几条白色的花纹，竟刚好凑出个“白”字。只听那人冷冷说道：“告诉你家老爷，立刻给我爬过来！”

林海脸色发白，抬头瞥了那人一眼，忽然转身就跑。

林海那几个手下留在原地，面面相觑。那年轻男子依旧负手而立，神态疏闲。青梅留意到在他的身后还站了个干瘦的中年人，一把可笑的山羊胡子，满不在乎地抬头望着天。

青梅隐隐明白自己是被人救了，救她的便是那个年轻男子。青梅便偷偷地看他一眼。不想他也正好转过来看她，两人的视线一碰，青梅登时觉得仿佛是被张无边无际的网笼住了一样。青梅从来没想过有人的眼神是这样的，不由自主地震动了一下。

那人露出些若有所思的神情，慢慢地走到她身边。青梅连忙把头低下。便听那人问她：“你，是这附近的人么？”

青梅点点头，说：“是。”声音轻得自己都听不见。

那人又问：“这个姓林的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吧？”

青梅抬起头，刚想回答，忽然瞪大了眼睛。原来乡保林贵和管家林海竟然真的手脚着地，一前一后地爬了过来——



林贵爬到近前，高高捧着那块玉佩，磕头如捣蒜：“王爷！小人该死，小人罪该万死，小人实在是不知道王爷在这里啊！……”

林海哆哆嗦嗦地跟在后边：“王爷，小的是个不长眼睛的，小的就是个野人，不不，小的就是个猪，猪都不如……”又对手下喝道：“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白帝爷磕头！”

白帝……白帝？！

这一句真不啻晴天霹雳。林家的手下仿佛吓傻了。呆了一会，才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地跪下……青梅愣愣地看着他，忽然微微哆嗦了一下，连忙也跪下了。

那人也不理会，只是冷冷地盯着林贵。林贵依然语无伦次地说着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养的都是瞎子，竟然连王爷都认不出来……”那人听着听着，忽然“扑哧”一笑，看看左右说：“你们听听，说了半天，他的错就是不认得我。”

说着神情一敛，便要发落。就在这时，那个一直看着天的山羊胡子中年人，忽然疾步走到他身边，低声地说：“事涉栗王，王爷慎重。”因为离得近，青梅便听得清清楚楚。

白帝看他一眼，便不言语。那中年人忽然对着林贵喝道：“说你笨也不冤枉你，到现在你也没弄明白。”说着有意无意朝青梅瞟了一眼。

林贵这才如梦方醒，连忙爬到青梅脚下：“阮姑娘，好阮姑娘，我真是猪油蒙了心，你老饶了我这回吧，成不？我，我给你磕头……”

林海也跟着爬过来。

青梅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。看看平时像凶神似的人爬在自己脚底下，不知道怎么办。

那中年人睨着青梅的神情，笑着说：“这位阮姑娘，既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他们也认错了，不如就饶了他们。你说呢？”





青梅这时才明白过来。她心里叹息，这本也不是她能做主的，又何必要来问她？想着抬头又看白帝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全凭王爷做主就是。”

白帝便说：“既然阮姑娘这么说，那我就饶了你们。不过，你们记住，下次可就没有这么便宜了。”

林家的人连连磕头。

白帝略一点头：“行了。”想想又说：“好好对待阮姑娘，我还会差人回来查。”

林贵赶紧说：“王爷放心。”

白帝一笑，便转身要走。

青梅连忙叫：“王爷大恩，民女也没什么可报答的，请容民女给王爷磕几个头。”说着便叩头。

白帝也不让，等青梅磕完了，伸手扶她起来。叹口气说：“委屈你了。”

青梅先愣了愣，不知道他说的是是什么，看见他有些无可奈何的神情，才明白过来。便说：“民女没什么可怨的。有王爷这句话，那就，那就……”说了好几遍“那就”，到底那就怎么样，却也说不上来。

白帝看着青梅，好像想说什么，还没说，忽然小小的一个人影扑到青梅怀里：“娘，娘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原来是小襖。

青梅看小襖一脸的汗，知道他肯定是从远处跑回来，便拉了他说：“小襖乖，娘没事。刚才才是有人想欺负娘，幸好有这位，这位恩人，小襖来，给恩人磕头。”

小襖便趴在地上，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头。

白帝笑了，俯身去扶孩子，一边问青梅：“这是你的孩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孩子刚好抬起头来，脸对脸的瞬间，他猛然顿住，如着雷殛。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无比，人踉跄地后退

